

20世纪

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1900-1949

伟人与过客



第一辑

人物卷

主 编 / 柯 灵
执行主编 / 关 鸿
本辑主编 / 许国良



文 匯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戎思平

封面装帧：陶雪华

20 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第一辑(1900—1949 年)

伟人与过客

人 物 卷

主编 柯 灵

执行主编 肖关鸿 本辑主编 许国良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76,000

印数：1—10,000 印张：15.25

ISBN7—80531—405—5/I·25

定价：2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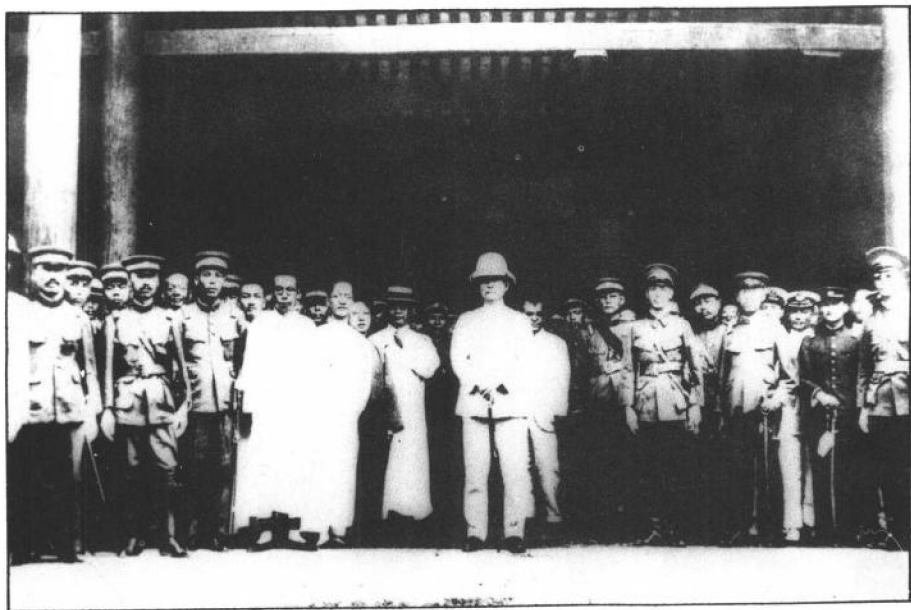
1909 年 11 月 13 日，陈去病、吴梅、柳亚子等人在苏州成立“南社”，以诗文“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图为南社成员合影。



秋瑾（1879——19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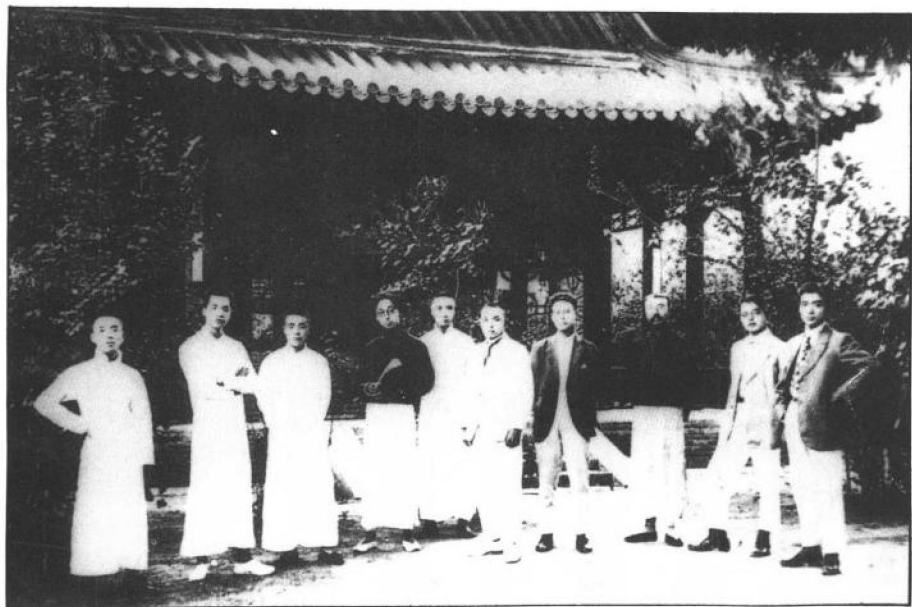
蔡元培（1868——19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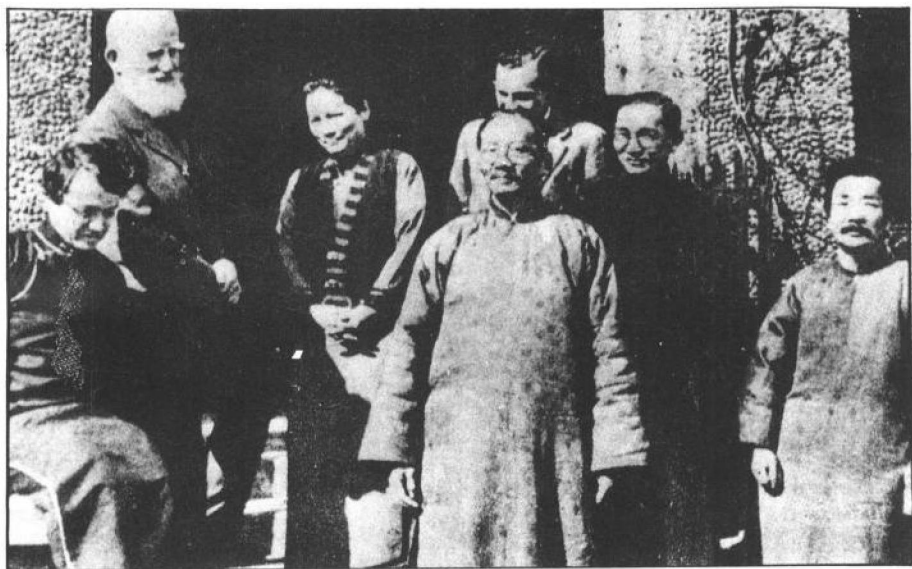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率国民党政军要员出席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左起，前排：5为邹鲁，6为胡汉民，7为孙中山，8为蒋介石。



1920年1月28日毛泽东与辅社同仁在北京陶然亭合影。左起：3为王复生，4为毛泽东，6为罗章龙，7邓中夏。



1919年7月，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图为1920年学会周年纪念时部分会员在北京岳云别墅的合影。右起：2为黄日葵，3为李大钊，7为张申府，9为邓中夏。



萧伯纳、鲁迅、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林语堂以及美籍记者史沫特莱、伊罗生等在一起。



毛泽东到重庆后，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图为重庆谈判期间的合影。前排右起为毛泽东、蒋介石、赫尔利。后排左起：蒋经国、张群、吴国桢。

前 言

纪实文学是一个民族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它真实地记录了民族的盛衰强弱荣辱兴亡。墨写的史册比任何花岗岩建筑更加永久而辉煌。

纪实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几乎与文明史一样悠久,早在公元前后两个世纪,东西方相继出现如《史记》与《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样的煌煌巨著。

但是,古典纪实文学中的一种主要样式传记文学的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长期的停滞一直到明清之交才出现转机。

本世纪初,纪实文学的另一种主要样式报告文学应运而生,这不仅出于急剧变化的时代的需要,而且还与近代新闻事业和机器印刷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新时代呼唤的新文体取代了与几千年帝制崩溃同时扫荡的旧文体。传记文学的复苏,报告文学的新生,中西文化交汇的激流注入的生命力,使纪实文学呈现了全新的面貌和空前的繁荣。

现代纪实文学的兴盛是历史的选择。它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息息相连。纪实文学第一次成为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同样,时代也为纪实文学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个世纪对当代

人与后继者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世纪末又将临近时,人们已经开始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这个将要结束的一百年进行回顾总结。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我们只能从某一个方面做点自己的努力。

我们选择纪实文学首先因为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梳理和总结,这样的尝试富有某种挑战性。

另外,纪实文学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是文学作品中最为贴近历史贴近现实的一种样式。我们梳理纪实文学的脉络,也是梳理历史与现实的脉络。这会成为我们作世纪回眸的方式。

自从历史的概念被分为“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之后,人们意识到很大部分历史都是“叙述的历史”。因此,不是官方教科书,而是由亲历者根据个人经验撰写的“历史”就显得特别珍贵。这也是纪实文学的价值所在。

纪实文学留给当前的是信息,传之后世的是文献,而信息传播与文献留存的载体则是有欣赏价值的文学。我们在兼顾到这三种价值的同时偏重的是文献价值,旨在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直接观察和原始文献。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选编的纪实文学范围除了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这两大类之外,还有纪实性散文和文学性特写。

整个20世纪纪实文学拟选编为五辑二十卷,从今年起逐年推出,到1999年完成。这是一个颇为浩大的工程。

今年推出的是第一辑四卷。

编者

1996年12月

目 录

前言	(1)
秋瑾轶事	徐自华(1)
孙逸仙先生	蔡元培(5)
蔡元培	傅斯年(11)
辜鸿铭	罗家伦(15)
陈宦—洪宪第一人物	曹聚仁(20)
章炳麟	许寿裳(30)
苏曼殊	柳亚子(52)
赛金花自述	刘 复 商鸿逵(57)
我认识的蒋介石	冯玉祥(103)
胡适之	温源宁文 林语堂译(113)
林琴南	苏雪林(116)
梁漱溟	李竞西(121)
回忆鲁迅先生	萧 红(127)
丁文江先生	傅斯年(161)
义丐武训	张默生(170)
弘一法师	丰子恺(202)
我的父亲陶行之	陶 宏(209)
为了忘却的纪念	鲁 迅(226)
史良律师	子 冈(235)

会见了毛泽东·····	舒 湮(245)
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	黄 钢(251)
叶挺·····	东 平(262)
贺龙将军·····	何其芳(266)
刘伯承将军·····	荒 煤(276)
池峰城师长·····	谢冰莹(283)
范明枢先生·····	吴伯箫(288)
续范亭先生·····	萧 三(297)
我与陈纳德·····	陈香梅(304)
棋盘陀上五壮士·····	沈 重(310)
冰心女士·····	子 冈(317)
光慈的晚年·····	郁达夫(327)
夏丏尊先生·····	郑振铎(332)
忆柔石·····	林淡秋(338)
佩弦·····	俞平伯(345)
沈雁冰·····	宋云彬(350)
郁达夫·····	郭沫若(364)
忆洗星海·····	茅 盾(374)
韬奋的最后·····	郑振铎(378)
许地山先生·····	老 舍(383)
哭一多·····	吴 晗(390)
忆柳亚子·····	熊佛西(395)
应修人·····	楼适夷(401)
忆东平·····	胡 风(410)
记丁玲·····	沈从文(422)
陶元庆·····	许钦文(430)
翁部长文灏·····	黄 裳(439)

民间艺人李卜.....	丁 玲(445)
臧大咬子传.....	唐 海(452)
编后.....	(477)

徐自华

秋瑾轶事

女士工诙谐，词令之妙，使人解颐。课余无一日不与余雅谑。戏赠余句，有“安排娇骨用鞭挝”，余亦戏答云：“自笑诗魔爱秋色，何妨傲骨受卿挝。”女士曰：“子称我卿，礼太不敬。”余曰：“雅号璇卿，焉能禁人不唤？”女士曰：“人皆称我竞雄，卿字不敢呼。”余曰：“人不呼卿我独呼，始特别。”女士曰：“子亦王大人对安丰语耶？”余笑曰：“非也。平生风骨峻嶒甚，每到低头总为卿。”

余见其咏梅诗，有“不遇师雄”句，问有何寄托，女士曰：“子又胡说，咏梅则咏梅，有何寄托？赵师雄罗浮一梦，岂非梅花之典乎？”余笑曰：“诗人吟咏，往往寄托遥深，如此胡赖，真当我们外汉矣！”女士亦笔曰：“子以为有寄托，即有寄托可耳！请试言其意云何！”余曰：“我不问何意，只问赵师雄究竟有否？”女士答曰：“赵师雄不在人间，子姓梅，请问和靖如何？”余笑曰：“珊珊玉骨谁能近，字与林家恐未真。”女士大笑曰：“子真胡赖矣！”

女士雅量，虽一二十巨觥不醉，酒后纵谈更豪。余不喜饮，常强之使醉。一日酒后，余凭窗执卷，女士夺之曰：“女学士，请勿观书，看我舞刀如何？”余曰：“佳极！”女士即出日本所得倭刀，盘旋起舞，光耀一室，有王郎酒酣、拔剑斫地之气概。已而将刀

授余曰：“子试为之。”余曰：“不能，无魄力，难学子之英雄。”女士戏曰：“即知英雄，胡不具俊眼？子看我如古时何人？”余亦戏曰：“子好兵器，刚毅英勇，如孙夫人。未识谁为刘先生，见子战栗而跪乎？”女士拍余肩曰：“子工诗文，不亚徐淑，吾为子再觅秦嘉可乎？”余失笑曰：“何出此匪夷所思之语？”女士笑曰：“吾与子相等。子可觅秦嘉，吾亦有刘先主。”余味其言，知其隐矣！

女士擅辨才，口角不肯让人。遇顽固者常当面訾诮，余戒之曰：“子太锋芒，恐招人忌。”同看《女娲石》传奇，余戏曰：“四十八位女豪杰，璇卿必居其一。”女士答曰：“七十二位女博士，君亦在焉。试评我像此书中何人？”余曰：“琼仙。”女士曰：“何以像琼仙？”余曰：“颇自负，尚意气，好胜心甚。”女士笑曰：“冤哉！余何曾对子自负耶！”余亦笑曰：“子对我不独无倨傲，且极温让，亦唐太宗看魏征，人云疏慢，我见其妩媚耳！”

女士与余论交，每每泣下，叹女界之黑暗，云：“我最喜广交，闻女界有名者无不往访。岂知皆沽名钓誉，徒托空言，屡次扫兴，故心灰冷矣！学识志力，毕竟还算男学界中有几个人物，女学界则竟当出类拔萃为同志者。”余曰：“内地人材稀少，东洋留学女生，岂无矫矫者？恐子太自负，故曲高和寡耳！”举最著名数人问之，女士曰：“我心中无是人，便不知如何？子既云有名，请问何人肯出而为公益事，牺牲一己？人皆云我目空一世，与子相处月余，当知余非自负者。庸脂俗粉，实不屑与语。余之感慨，乃悲中国无人也！”

女士爱国心之真挚，时时感触生悲。一日余至其室，见偃卧饮泣。知余至，垂帐向内，余骇然，褰帏问曰：“子有恙乎？”不

答。“何忽作此态？”又不答。“思家乎？”曰：“我无家可思。”“思亲乎？”曰：“母虽老，嫂甚贤。”“忧国乎？”搔首拭泪。余坐床沿，默思良久，忽悟曰：“今日三月十九，乃前明亡国之期，子得毋感触于此乎？”女士瞿然，握余手曰：“慧哉子也！既解此，胡不与我同志？”余无言慰之，作谐语曰：“子必长公主，抑费宫人转世耶！”

女士自诩乔装人难辨别。余哂曰：“丰神态度，毕竟不同，乌有不能辨别？岂人尽无目者？”女士曰：“子勿如是言，我明日倩数人易钗而弁，一试法眼。”翌晨星期，约数女生男装，偕至宜园摄影，倩余品题。余曰：“小淑文秀，惜少潇洒，希英魁梧，而无跌宕；薪荦则软弱，浑似女儿腔矣。数子之中，自然是君英爽倜傥，最占优胜，亦乔装日久之效果也。”女士大笑曰：“好月旦，面首三十，只中一人耶！我与若姊妹共摄一影若何？”余曰：“君如此装束，不便奉陪。”女士笑骂曰：“迂腐顽固，真不可教者！”

余姊妹与女士，一见若素相识，一日不至其室，必呼小淑问曰：“令姊胡不来？使人岑寂。岂恼我乎？”接陈君书曰：“我有事赴苏，三四日即返。”去两日回，时夜半，余起而问曰：“归胡速？”女士笑曰：“恐子望陌头杨柳。”余曰：“开口即戏，如此匆匆，究为何事，可告余知否？”略坐，相辞归寝，女士留曰：“今夜请同榻，有事奉告。”问何事，曰：“说出，子必骂我”。余曰：“勿言，我已知子欲至苏校耶！”答曰：“非苏校，爪哇欲聘教习数人，路遥，鲜有人往，我已允之。”余颦蹙曰：“海岛热地，子有痼疾，子身万里，恐不宜。”女士曰：“子勿作儿女态，我生平喜为人所不为之事，死且不惧。令妹小淑，余素爱之，可否偕往，略为臂助。子真爱我，定肯许可。”余谓此事，我无主权，二亲若允，无不赞

成。堂上果不许，女士与小淑皆怏怏。诸生不肯试验，余约同事公留。女士曰：“子肯肩任小淑赴爪，则留至暑假。”余曰：“小淑是妹，堂上有亲，焉能专主？”葛君亦曰：“君不能因小淑一人，却大众之情。”女士卒去。小淑感念知己，每以亲在身不能许友为憾也。

临别，女士赠余盘龙翠钏，余答以金链，曰：“愿我二人盟言金玉。”女士笑曰：“此薛宝钗之金锁也。”余亦笑问：“子此去为教习乎？为和尚乎？”时余有他事同赴沪，将到，促曰：“快梳头。”余曰：“子不见小婢晕船耶！”曰：“我为子梳，胜尊婢万倍。”余笑曰：“何福得此侍儿！”女士曰：“子不见陈淑兰赠外诗？”余曰：“处处欲僭便宜，却出语不祥。”笑曰：“子怕我溺死，我必不如是死。”执镜自照曰：“好头颅，孰断之？”余恶其语，夺镜，失手堕地碎。女士大笑曰：“子欲吉语，偏是恶讖。”

一日，余约女士及吕女士共游张园，小憩品茗，见一留学生挟一雏妓乘马车至，相将入，隔座恣谈笑谑。女士喟然叹曰：“君辈见留学界腐败形状乎？我往询是何处人，当面谏之。”余笑曰：“此辈半年居校，鸟入笼中，今来花姣柳媚之地，正欲赏心悦目，为消夏计，干卿甚事！”吕君亦曰：“目下暑假归国者，不知凡几，大半挟妓俊游，君如此干预，未免太劳。”女士不听，作东语询之，留学生与语，面有惭色，雏妓则怒目，独至阶下，即乘车会。余笑谓曰：“子真杀风景。”女士亦笑曰：“余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其疾恶若仇如此。今死非其罪，是必其平生太率直，口角取祸，人皆挟私愤而陷害之者。

（选自《小说林》第七期，1907年）

蔡元培

孙逸仙先生

在外国搜集材料颇难，仅据所见所闻之荦荦大者记之，俟他日补正。

先生名文，逸仙其字也，又号中山。民国纪元前四十七年，生于广东省之香山县。年十三，在私塾肄业，闻人说洪秀全轶事，为之感动，即立志革命。其后赴夏威夷（Honolulu），进耶稣教会学校。寻归广东，入博济医学校，识同学郑士民、士良。士良夙入会党，闻先生谈革命，甚悦服，愿于起事时率会党候指挥。是为先生运动革命之始，亦即与会党关系之始。

翌年，先生转学于香港医学校，常往来香港、澳门间，鼓吹革命。毕业后，行医于澳门及广州。图实行革命，与同志陆皓东游京津，经武汉，观察形势。民元前十三年，清政府与日本开战，先生以为有机可乘，赴夏威夷，设兴中会。旋归国，往来广州、香港间，布置攻取广州之计划。翌年七月。事泄，同志多被捕，先生脱险，赴日本，复往夏威夷，往美洲，推广兴中会。美洲华侨多立有洪门会馆。洪门会者，倡自明末清初，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以互助为联合法。积久，则满意于互助之益，而革命宗旨，几不复在记忆中。先生与同志多方提醒，而会众始觉悟，愿受先生指挥。

先生由美至英，为清使龚照屿诱入使馆而拘留之，赖香港医

学校旧教习康德黎之营救而得脱。

先生留欧洲二年，考察各国政治风俗，始悟富强之国，人民尚多痛苦。从前于排斥异族政府外，虽已决定采用共和制，而于最新之社会主义，尚未暇顾及。至是始感其必要，乃于民族、民权两主义外，复采取民生主义，而三民主义之计划始定。

复赴日本，遣同志陈少白回香港，发行《中国报》，鼓吹革命，是为中国革命党机关报之始。遣史坚如入长江联络会党，而郑士良则在香港设会党招待所。于是长江各省及广东、广西、福建之会党，均并合于兴中会矣。

时清廷信用义和团，与列强开衅。先生以为机不可失，乃遣郑士良率会党攻惠州，史坚如入广州与之响应。士良叠克数城，以援绝失败；而坚如谋炸两广总督署，以事泄见戕。然国内有志者受刺激渐深刻，以言论反对清政府，或在各省起事者渐多。事败，苟不被戕害或拘留，则大率亡命至日本，间亦至欧美，仍努力传播革命主义，信从者日众。先生知事机渐熟，于是游历各国，揭橥所抱之三民主义以号召之，而组织革命同盟会，开第一会于布鲁塞尔，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十余人；开第四会于日本之东京，加盟者数百人；自甘肃而外，十七省之士皆与焉。于是定中华民国之名称，公布于党员，使传布主义于本省。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各省亦先后成立支部焉。于是在东京发行《民报》，是为革命党机关杂志之始。

民元前五年，革命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宁调元、胡英等在萍乡、醴陵间起事，为清军所破。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涉，排斥先生，先生乃往安南。自河内遣同志攻潮州、黄冈，不利。攻惠州，攻钦州、廉州，均不利。先生又亲率同志袭取镇南关，图攻龙州，又不利，退回安南。清政府与法政府交涉，排斥先生，先生乃往